明史/卷328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列傳第二百十五外國八 ◄

明史
列傳第二百十六外國九
瓦剌 兀良哈

► 列傳第二百十七西域一

瓦剌

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韃靼西。元亡，其強臣猛可帖木兒據之。死，眾分為三，其渠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孛羅。

成祖即位，遣使往告。永樂初，復數使鎮撫答哈帖木兒等諭之，幷賜馬哈木等文綺有差。六年冬，馬哈木等遣暖答失等隨亦剌思來朝貢馬，仍請封。明年夏，封馬哈木為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順寧王；太平為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賢義王；把禿孛羅為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安樂王；賜印誥。暖答失等宴賚如例。

八年春，瓦剌復貢馬謝恩。自是，歲一入貢。

時元主本雅失里偕其屬阿魯台居漠北，馬哈木乃以兵襲破之。八年，帝既自將擊破本雅失里及阿魯台兵，馬哈木上言請得早為滅寇計。十年，馬哈木遂攻殺本雅失里。復上言欲獻故元傳國璽，慮阿魯台來邀，請中國除之；脫脫不花子在中國，請遣還；部屬多從戰有勞，請加賞賚；又瓦剌士馬強，請予軍器。帝曰：「瓦剌驕矣，然不足較。」賚其使而遣之。明年，馬哈木留敕使不遣，復請以甘肅、寧夏歸附韃靼者多其所親，請給還。帝怒，命中官海童切責之。冬，馬哈木等擁兵飲馬河，將入犯，而揚言襲阿魯台。開平守將以聞，帝詔親征。明年夏，駐蹕忽蘭忽失溫。三部埽境來戰，帝麾安遠侯柳升、武

安侯鄭亨等先嘗之，而親率鐵騎馳擊，大破之，斬王子十餘人，部眾數千級。追奔，度兩高山，至土剌河。馬哈木等脫身遁，乃班師。明年春，馬哈木等貢馬謝罪，且還前所留使，詞卑。帝曰：「瓦剌故不足較。」受其獻，館其使者。明年，瓦剌與阿魯台戰，敗走。未幾，馬哈木死，海童歸言，瓦剌拒命由順寧，順寧死，賢義、安樂皆可撫。帝因復使海童往勞太平、把禿孛羅。

十六年春，海童偕瓦剌貢使來。馬哈木子脫懽請襲爵，帝封為順寧王。而海童及都督蘇火耳灰等以綵幣往賜太平、把禿孛羅及弟昂克，別遣使祭故順寧王。自是，瓦剌復奉貢。

二十年，瓦剌侵掠哈密，朝廷責之，遣使謝罪。二十二年冬，瓦剌部屬賽因打力來降，命為所鎮撫，賜綵幣、襲衣、鞍馬，仍令有司給供具。自後來歸者悉如例。

宣德元年，太平死，子捏烈忽嗣。時脫懽與阿魯台戰，敗之，遁母納山、察罕腦剌間。宣德九年，脫懽襲殺阿魯台，遣使來告，且請獻玉璽。帝賜敕曰：「王殺阿魯台，見王克復世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仍賜紵絲五十表裏。

正統元年冬，成國公朱勇言：「近瓦剌脫懽以兵迫逐韃靼朵兒只伯，恐吞併之，日益強大。乞敕各邊廣儲積，以備不虞。」帝嘉納之。未幾，脫懽內殺其賢義、安樂兩王，盡有其眾，欲自稱可汗，眾不可，乃共立脫脫不花，以先所併阿魯台眾歸之。自為丞相，居漠北，哈喇嗔等部俱屬焉。已，襲破朵兒只伯，復脅誘朵顏諸衛，窺伺塞下。

四年，脫懽死，子也先嗣，稱太師淮王。於是北部皆服屬也先，脫脫不花具空名，不復相制。每入貢，主臣並使，朝廷亦兩敕答之；賜賚甚厚，並及其妻子、部長。故事，瓦使不過五十人。利朝廷爵賞，歲增至二千餘人。屢敕，不奉約。使往來多行殺掠，又挾他部與俱，邀索中國貴重難得之物。稍不饜，輒造釁端，所賜財物亦歲增。也先攻破哈密，執王及王母，既而歸之。又結婚沙州、赤斤蒙古諸衛，破兀良哈，脅朝鮮。邊將知必大為寇，屢疏聞，止敕戒防禦而已。

十一年冬，也先攻兀良哈，遣使抵大同乞糧，幷請見守備太監郭敬。帝敕敬毋見，毋予糧。明年，復致書宣府守將楊洪。洪以聞，敕洪禮其使，報之。頃之，其部眾有來歸者，言也先謀入寇，脫脫不花止之，也先不聽，尋約諸番共背中國。帝詔問，不報。時朝使至瓦剌，也先等有所請乞，無不許。瓦剌使來，更增至三千人，復虛其數以冒廩餼。禮

部按實予之，所請又僅得五之一，也先大愧怒。

十四年七月，遂誘脅諸番，分道大舉入寇。脫脫不花以兀良哈寇遼東，阿剌知院寇宣府，圍赤城，又遣別騎寇甘州，也先自寇大同。參將吳浩戰死貓兒莊，羽書踵至。太監王振挾帝親征，羣臣伏闕爭，不得。大同守將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都督石亨等與也先戰陽和，太監郭敬監軍，諸將悉為所制，失律，軍盡覆。瑛、冕死，敬伏草中免，亨奔還。車駕次大同，連日風雨甚，又軍中常夜驚，人恟懼，郭敬密言於振，始旋師。車駕還次宣府，敵眾襲軍後。恭順侯吳克忠拒之，敗歿。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以四萬人繼往，至鷄兒嶺，伏發，盡陷。次日，至土木。諸臣議入保懷來，振顧輜重遽止，也先遂追及。土木地高，掘井二丈不得水，汲道已為敵據，眾渴，敵騎益增。明日，敵見大軍止不行，偽退，振遽令移營而南。軍方動，也先集騎四面衝之，士卒爭先走，行列大亂。敵跳陣而入，六軍大潰，死傷數十萬。英國公張輔，駙馬都尉井源，尚書鄺埜、王佐，侍郎曹鼐、丁鉉等五十餘人死之，振亦死。帝蒙塵，中官喜寧從。也先聞車駕至，錯愕未之信，及見，致禮甚恭，奉帝居其弟伯顏帖木兒營，以先所掠校尉袁彬來侍。也先將謀逆，會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馬，復見帝寢幄有異瑞，乃止。也先擁帝至大同城，索金幣，都督郭登與白金三萬。登復謀奪駕入城，帝沮之不果，也先遂擁帝北行。

九月，郕王自監國即皇帝位，尊帝為太上皇帝。也先詭稱奉上皇還，由大同、陽和抵紫荊關，攻入之，直前犯京師。兵部尚書于謙督武清伯石亨、都督孫鏜等禦之。也先邀大臣出迎上皇，未果。亨等與戰，數敗之。也先夜走，自良鄉至紫荊，大掠而出。都督楊洪復大破其餘眾於居庸，也先仍以上皇北行。也先夜常於御幄上，遙見赤光奕奕若龍蟠，大驚異。也先又欲以妹進上皇，上皇卻之，益敬服，時時殺羊馬置酒為壽，稽首行君臣禮。

景泰元年，也先復奉上皇至大同，郭登不納，仍謀欲奪上皇，也先覺之，引去。初，也先有輕中國心，及犯京師，見中國兵強，城池固，始大沮。會中國已誘誅賊奄喜寧，失其間諜，而脫脫不花、阿剌知院復遣使與朝廷和，皆撤所部歸，也先亦決意息兵。秋，帝遣侍郎李實、少卿羅綺、指揮馬政等齎璽書往諭脫脫不花及也先。而脫脫不花、也先所遣皮兒馬黑麻等已至，帝因復使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率指揮、千戶等往。也先語實，兩國利速和，迎使夕至，大駕朝發，但當遣一二大臣來。實歸，善等至，致奉迎上皇意。也先曰：「上皇歸，當仍作天子邪？」善曰：「天位已定，不再更。」也先引善見上皇，遂設宴餞上皇行。也先席地彈琵琶，妻妾奉酒，顧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太師著坐，便坐。」善承旨坐，即起，周旋其間。也先顧善曰：「有禮。」伯

顏等亦各設餞畢，也先築土臺，坐上皇臺上，率妻妾部長羅拜其下，各獻器用、飲食物。上皇行，也先與部眾皆送約半日程，也先、伯顏乃下馬伏地慟哭曰：「皇帝行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乃去，仍遣其頭目七十人送至京。

上皇歸後，瓦剌歲來貢，上皇所亦別有獻。於是帝意欲絕瓦剌，不復遣使往。也先以為請，尚書王直、金濂、胡濙等相繼言絕之且起釁。帝曰：「遣使，有前事，適以滋釁耳。曩瓦剌入寇時，豈無使邪？」因敕也先曰：「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遂致失好。朕今不復遣，而太師請之，甚無益。」

也先與脫脫不花內相猜。脫脫不花妻，也先姊也，也先欲立其姊子為太子，不從。也先亦疑其通中國，將謀己，遂治兵相攻。脫脫不花敗走，也先追殺之，執其妻子，以其人畜給諸部屬；遂乘勝迫脅諸蕃，東及建州、兀良哈，西及赤斤蒙古、哈密。

三年冬，遣使來賀明年正旦，尚書王直等復請答使報之。下兵部議，兵部尚書于謙言：「臣職司馬，知戰而已，行人事非所敢聞。」詔仍毋遣使。明年冬，也先自立為可汗，以其次子為太師，來朝，書稱大元田盛大可汗，末曰添元元年。田盛，猶言天聖也。報書稱曰瓦剌可汗。未幾，也先復逼徙朵顏所部於黃河母納地。也先恃強，日益驕，荒於酒色。

六年，阿剌知院攻也先，殺之。韃靼部孛來復殺阿剌，奪也先母妻幷其玉璽。也先諸子火兒忽答等徙居干趕河，弟伯都王、姪兀忽納等往依哈密。伯都王，哈密王母之弟也。英宗復辟三年，哈密為請封，詔授伯都王都督僉事，兀忽納指揮僉事。自也先死，瓦剌衰，部屬分散，其承襲代次不可考。

天順中，瓦剌阿失帖木兒屢遣使入貢，朝廷以其為也先孫，循例厚賚之。又撦力克者，常與孛來讐殺。又拜亦撒哈者，常偕哈密來朝。其長曰克捨，頗強，數糾韃靼小王子入寇。克捨死，養罕王稱雄，擁精兵數萬，克捨弟阿沙為太師。成化二十三年，養罕王謀犯邊，哈密罕慎來告。養罕不利去，憾哈密，兵還掠其大土剌。

弘治初，瓦剌中稱太師者一曰火兒忽力，一曰火兒古倒溫，皆遣使朝貢。土魯番據哈密，都御史許進以金帛厚啗二部，令以兵擊走之。其部長卜六王者，屯駐把思濶。正德十三年，土魯番犯肅州。守臣陳九疇因遣卜六王綵幣，使乘虛襲破土魯番三城，殺擄以萬計。土魯番畏逼，與之和。嘉靖九年，復以議婚相仇隙。土魯番益強，瓦剌數困敗，又所部

輒自殘，多歸中國，哈密復乘間侵掠。卜六王不支，亦求內附。朝廷不許，遣出關，不知所終。

朵顏福余、泰寧

朵顏、福餘、泰寧，高皇帝所置三衞也。其地為兀良哈，在黑龍江南，漁陽塞北。漢鮮卑、唐吐谷渾、宋契丹，皆其地也。元為大寧路北境。

高皇帝有天下，東蕃遼王、惠寧王、朵顏元帥府相率乞內附。遂即古會州地，置大寧都司營州諸衞，封子權為寧王使鎮焉。已，數為韃靼所抄。洪武二十二年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衞指揮使司，俾其頭目各自領其眾，以為聲援。自大寧前抵喜峰口，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獨朵顏地險而強。久之皆叛去。

成祖從燕起靖難，患寧王躡其後，自永平攻大寧，入之。謀脅寧王，因厚賂三衞說之來。成祖行，寧王餞諸郊，三衞從，一呼皆起，遂擁寧王西入關。成祖復選其三千人為奇兵，從戰。天下既定，徙寧王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遂盡割大寧地畀三衞，以償前勞。

帝踐阼初，遣百戶裴牙失里等往告。永樂元年復使指揮蕭尚都齎敕諭之。明年夏，頭目脫兒火察等二百九十四人隨尚都來朝貢馬。命脫兒火察為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哈兒兀歹為都指揮同知，掌朵顏衞事；安出及土不申俱為都指揮僉事，掌福餘衞事；忽剌班胡為都指揮僉事，掌泰寧衞事；餘三百五十七人，各授指揮、千百戶等官。賜誥印、冠帶及白金、鈔幣、襲衣。自是，三衞朝貢不絕。三年冬，命來朝頭目阿散為泰寧衞掌衞事、都指揮僉事，其朵兒朵臥等，各陞賞有差。

四年冬，三衞饑，請以馬易米。帝命有司第其馬之高下，各倍價給之。久之，陰附韃靼掠邊戍，復假市馬來窺伺。帝下詔切責，令其以馬贖罪。十二年春，納馬三千於遼東，帝敕守將王真，一馬各予布四匹。已，復叛附阿魯台。二十年，帝親征阿魯台還，擊之，大敗其眾於屈烈河，[1]斬馘無算，來降者釋勿殺。

仁宗嗣位，詔三衞許自新。洪熙元年，安出奏其印為寇所奪，請更給，許之。冬，三衞頭目阿者禿來歸，授千戶，賜鈔幣、襲衣、鞍馬，仍命有司給供具。自後來歸者，悉如例。

宣宗初，三衛掠永平、山海間，帝將親討之，三衛頭目皆謝罪入貢，撫納之如初。七年更給泰寧衛印。秋，以朵顏頭目哈剌哈孫、福餘頭目安出、泰寧頭目脫火赤等恭事朝廷久，加賜織金綵幣表裏有差。

正統間，屢寇遼東、大同、延安境。獨石守備楊洪擊敗之，擒其頭目朵欒帖木兒。未幾，復附瓦剌也先，泰寧拙赤妻也先以女，皆陰為之耳目。入貢輒易名，且互用其印，又東合建州兵入廣寧前屯。帝惡其反覆，九年春，命成國公朱勇偕恭順侯吳克忠出喜峰，興安伯徐亨出界嶺，都督馬亮出劉家口，都督陳懷出古北，各將精兵萬人，分剿之。勇等捕其擾邊者致闕下，并奪回所掠人畜。

拙赤等拘肥河衛使人，殺之。肥河衛頭目別里格與戰於格魯坤迭連，拙赤大敗。瓦剌復分道截殺，建州亦出兵攻之，三衛大困。

十二年春，總兵曹義、參將胡源、都督焦禮等分巡東邊，值三衛入寇，擊之，斬三十二級，擒七十餘人。其年，瓦剌賽刊王復擊殺朵顏乃兒不花，大掠以去。也先繼至，朵顏、泰寧皆不支，乞降，福餘獨走避腦溫江，三衛益衰。畏瓦剌強，不敢背，仍歲來致貢，止以利中國賜賚；又心銜邊將剿殺，故常潛圖報復。

十四年夏，大同參將石亨等復擊其盜邊者於箭谿山，[2]擒斬五十人，三衛益怨。秋，導瓦剌大入，英宗遂以是役北狩。

景泰初，朝廷仍遣使撫諭。三衛受也先旨，數以非時入貢，多遣使往來伺察中國。既而也先虐使之，復逼徙朵顏所部於黃河母納地，三衛皆不堪，遂陰輸瓦剌情於中國，請得近邊屯駐。舊制，三衛每歲三貢，其貢使俱從喜峰口驗入，有急報則許進永平。時三衛使有自獨石及萬全右衛來者。邊臣以為言，敕止之。天順中，嘗乘間掠諸邊，復竊通韃靼孛來，每為之鄉導。所遣使與孛來使臣偕見。中國待韃靼厚，請加賞不得，大忿，遂益與孛來相結。

成化元年，頭目朵羅干等以兵從孛來，大入遼河。已，復西附毛里孩，東合海西兵，數入塞。又時獨出沒廣寧、義州間。九年，遼東總兵歐信以偏將韓斌等敗之於興中，追及麥州，斬六十二級，獲馬畜器械幾數千。其年，喜峰守將吳廣以貪賄失三衛心，三衛入犯，廣下獄死。明年復掠開原，慶雲參將周俊擊退之。

十四年詔復三衞馬市。初，國家設遼東馬市三，一城東，一廣寧，皆以待三衞。正統間，以其部眾屢叛，罷之。會韃靼滿都魯暴強，侵掠三衞，三衞頭目皆走避塞下。數饑困，請復馬市再四，不許。至是巡撫陳鉞為帝言，始許之。滿都魯死，亦思馬因主兵柄，三衞復數為所窘。

二十二年，[3]韃靼別部那孩擁三萬眾入大寧、金山，涉老河，攻殺三衞頭目伯顏等，掠去人畜以萬計。三衞乃相率攜老弱，走匿邊圉。邊臣劉潾以聞，詔予芻糧優卹之。

弘治初，常盜掠古北、開原境，守臣張玉、總兵李杲等以計誘斬其來市者三百人，遂北結脫羅干，請為復讐，數寇廣寧、寧遠諸處。時海西尚古者，以不得通貢叛中國，數以兵阻諸蕃入貢，諸蕃並銜之。朝廷旋許尚古納款，撫寧猛克帖木兒等皆以尚古為辭，入寇遼陽，殺掠甚眾。韃靼小王子屢掠三衞，三衞因各叩關輸罪，朝廷許之，然陽為恭順而已。

朵顏都督花當者，恃險而驕，數請增貢加賞，不許。正德十年，花當子把兒孫以千騎毀鮎魚關，入馬蘭谷大掠，參將陳乾戰死；復以五百騎入板場谷，千騎入神山嶺，又千餘騎入水開洞。事聞，命副總兵桂勇禦之。花當退去，屯駐紅羅山，匿把兒孫，使其子打哈等入朝請罪，詔釋不問。十三年，帝巡幸至大喜峰口，將徵三衞頭目，使悉詣關下宴勞，不果。

當把兒孫犯邊時，朝廷詔削其職。把兒孫死，其子伯革入貢。嘉靖九年，詔予伯革父爵，而打哈自以花當子不得職，怒，遂先後掠冷口、擦崖、喜峰間。參將袁繼勳等失於防禦，皆逮治。十七年春，指揮徐顯誘殺泰寧部九人，其頭目把當亥率眾寇大清堡，總兵馬永擊斬之。其屬把孫以朵顏部眾復入，鎮守少監王永與戰，敗績。二十二年冬，攻圍墓田谷，殺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等赴援，擊斬三十餘級。其年，詔罷舊設三衞馬市，幷新設木市亦罷之。秋，三衞復導韃靼寇遼州，[4]入沙河堡，守將張景福戰死。

三衞之迭犯也，實朵顏部哈舟兒、陳通事為之。二人者，俱中國人，被擄遂為三衞用。二十九年，韃靼俺答謀犯畿東，舟兒為指潮河川路。俺答移兵白廟，近古北，舟兒詐言敵已退，邊備緩，俺答遂由鴿子洞、曹榆溝入，直犯畿甸。已，俺答請開馬市，舟兒復往來誘阻之。三十年，薊遼總督何棟購捕至京，伏誅，。

朵顏通罕者，俺答子辛愛妻父也。四十二年，古北哨卒出關，為朵顏所撲殺。俄通罕叩關索賞，副總兵胡鎮伏兵執之。總督楊選將為牽制辛愛計，乃拘縶通罕，令其諸子更迭為質。三衞恨甚，遂導俺答入掠順義及三河，選得罪。

萬曆初，朵顏長昂益強，挾賞不遂，數糾眾入掠，截諸蕃貢道。十二年秋，復導土蠻，以四千騎分掠三山、三道溝、錦川諸處。守臣李松請急剿長昂等，朝議不從，僅革其月賞。未幾，復以千騎犯劉家口，官軍禦之，殺傷相當。於是長昂益跋扈自恣，東勾土蠻，西結婚白洪大，以擾諸邊。十七年合韃靼東西二部寇遼東，總兵李成梁逐之，官軍大敗，殲八百人。又二年大掠獨石路。二十二年復擁眾犯中後所，攻入小屯臺，副總兵趙夢麟、秦得倚等力戰卻之。明年潛入喜峰口，官軍擒其頭目小郎兒。

二十九年，長昂與董狐狸等皆納款，請復寧前木市，許之。三十四年冬，復糾韃靼班不什、白言台吉等，以萬騎迫山海關，總兵姜顯謨擊走之。長昂復以三千騎窺義院界，邊將有備，乃引去。旋詣喜峰，自言班、白入寇，己不預知。守臣具以聞，詔長昂復貢市，頒給撫賞如例。

長昂死，諸子稍衰，三衞皆靖。崇禎初，與插漢戰於早落兀素，勝之，殺獲萬計，以捷告。未幾，皆服屬於大清云。

註釋

↑ 大敗其眾於屈烈河屈烈河，本書卷七成祖紀、太宗實錄卷一二三永樂二十年七月庚午條都作「屈裂兒河」

↑ 大同參將石亨等復擊其盜邊者於箭谿山箭谿山，本書卷一七三石亨傳、英宗實錄卷一七七正統十四年四月辛未條都作「箭豁山」

↑ 二十二年本書卷一四憲宗紀、憲宗實錄卷二九一成化二十三年六月己巳條都作「二十三年」

↑ 二十二年冬〈至〉秋三衞復導韃靼寇遼州「冬」後復書「秋」，顯有譌誤。按本書卷十八世宗紀、世宗實錄卷三五四嘉靖二十八年十一月壬午條都稱嘉靖二十八年九月三衞犯遼東，「秋」字上疑脫「二十八年」四字